

喂，有种 **CANCAN WORKS**

ONE ON ONE

易拉罐 著 **CANCAN** *HEY, ENOUGH COURAGE ONE ON ONE!.....

下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喂，有种 ONE ON ONE. 下 / 易拉罐著. — 长沙：

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1

ISBN 978-7-5438-7983-6

I. ①喂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235788号

出 版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（地址：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）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210000

印 张：16

出版时间：2012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人：谢清风

责任编辑：胡如虹

特约编辑：李晶晶 侯瑞雪

封面设计：所以设计馆

美术编辑：靳 莹

ISBN 978-7-5438-7983-6

定 价：25.00元

发 行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（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）

联系电话：010-64426679

邮购热线：010-64421810

传 真：010-644273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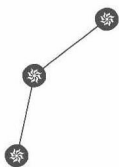
公司网址：www.yongsibook.net

投稿邮箱：tougao_qc@yongsibook.net



喂，有种one on one（下）

易拉罐 著



天空有飞鸟经过，没有留下痕迹
但是天空知道，飞鸟的确飞过了



喂，有种ONE ON ONE（下）



模子

买个玩偶带回家

Buy a doll to take home

1. 玩偶

“她就像一个洋娃娃。”

第一眼见到黎里的人都这么说，而更多的人喜欢称呼她为“玩偶”。

“你看，黎里小姐不说话的时候，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偶！”

每当被用人这样说的时候，黎里都会垂下眼睛，显示出一种“原来自己和别人不一样”的寂寞感。

她的眼睛黑如宝石，皮肤白如凝脂，嘴唇鲜红似樱。她总是穿着各种蕾丝繁复的裙裳，头上搭配三角巾，戴着白手套，穿着红色铮亮的小皮鞋。

苏舒把她拉到试衣镜前，指着她手里的玩偶说：“你看，你就是一只玩偶，你和它没有任何不一样！”

黎里看着手里的玩偶，又看看镜中的自己，忽然一把丢下玩偶，朝后退。

“我……我不是玩偶！我和玩偶不一样！”她的表情恐慌，带着颤音，“我有生命，我会动会说话会难过会伤心！我有爸爸妈妈的！这些玩偶都没有！”

苏舒捡起玩偶，漫不经心地拂去上面本没有的灰尘：“哦，那你的爸爸妈妈呢？”

“我的爸爸妈妈……”黎里睁大了眼睛，困惑地思考着。

对了，她的爸爸妈妈呢？！

当时她还只有六岁，她太小了，关于幼儿时期的记忆都是模糊的，她的思维也太简单，想不通发生过什么事，才会令爸爸妈妈不见了。

她只记得那天她坐在石阶上，蜷缩着。因为找爸爸妈妈跑得太急，下阶梯的时候扭到了脚，一只鞋子掉出很远。有个男孩帮她把鞋子捡起来，放到她旁边，好奇地说：“你长得好漂亮，像洋娃娃一样，我可以买你做我的玩具吗？”

然后，她就被人抓起来，装进礼物盒子里，送到了这里。

在那之前，她只会被认为“长得像洋娃娃”，而那之后，主人苏舒不断

告诉她“你就是一只玩偶”。她起初不懂这之间的变化，直到她被当成玩具一样地对待……

她和所有玩具一样，是睡在玩具房的玩偶盒里。那个玩偶盒很大，是苏舒专门为她定做的，盒身刻满蔷薇，里面铺满天鹅绒，四周有通气孔……睡在玩偶盒里其实是很舒服的，可黎里一点也不喜欢。

他们还给她定做了无数的玩偶装，教她像玩偶一样活动、走路……

时间长了，就连黎里都以为自己真的是只玩偶，她的身上一定装了发条，只是她不知道那个机关潜藏在她身体的哪个地方。

“你没有爸爸妈妈，以前照顾你的那对夫妇根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。而你之所以有生命，是因为你被装上了电池，你是一种新型的高智能玩偶！”苏舒的声音打断了黎里的回忆，她脸色阴沉地说，“你要相信，你就是只玩偶！”

她把玩偶塞回黎里的怀里。

那个玩偶是依照黎里的外貌定做的，眉眼四肢、笑起来的神韵，以及身上穿着的玩偶装，都和黎里如出一辙。只不过一个是放大版，一个是迷你版。

黎里的眼睛里含着泪水，呆呆地盯着那只玩偶：“我真的是只玩偶？”

“毋庸置疑。”

“那我……该怎么做？”

“像所有玩具一样，卑微而又卑贱地生存。不许忤逆主人的意思，不许质疑主人的话，也不要思考——你该知道，一只真正的玩偶是不懂得思考的。”苏舒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“说明白点，我要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！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……”

2. A 和 B 和 C

如果主人高兴，黎里要每日每夜地唱歌，坐在爬满藤蔓植物的窗台上。

那些绿色的植物上开满了白色的花，她的裙子曳出去，一层一层，在空中轻轻地飘逸……

如果主人不高兴，黎里就会被锁在雕刻着蔷薇图腾的玩偶盒里。他们给她打一种长睡的药水，在她沉睡的时候，以葡萄糖和营养液维持生命。

黎里变得越来越难过，她经常唱着歌，趴在明亮的玻璃窗前，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，金色而又暖融融的太阳……

但是她遵从了主人的话，她从不思考。

她感到难过，可却从来不想她为什么难过；她向往窗外的阳光，可却从不思考她为何向往窗外的阳光。

她开始觉得睡在玩偶盒里也不是什么坏事，被用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也觉得理所当然。她的目光越来越空洞，笑容越来越虚伪，她的灵魂好像被抽离，她越来越像一只真正的玩偶。

用人们看到这样的她，经常会摇头惋惜着，在背后议论：

“太太……真的太过分了，她怎么忍心这样对待一个孩子！”

“我听说黎里小姐的妈妈跟太太是从小到大的好友，情同姐妹。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闺蜜反目……现在居然把仇恨洒在一个小孩身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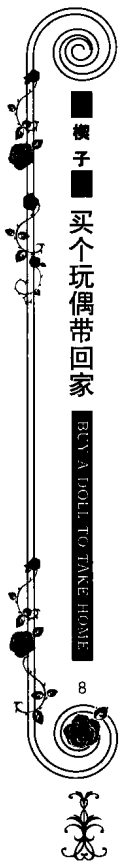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个，我是知道一些内情的。说白了，就是 A 和 B 和 C 的故事！”

“A 和 B 和 C 的故事？”

“这样说吧，我们把太太、黎里的爸爸、黎里的妈妈分别代号为 A、B、C——”那个用人看着兀自在唱着歌的黎里，低声道，“A 和 B 从中学到大学时代，原本是有名的一对恩爱恋人。谁知道 C 也一直钟情于 B，她借着和 A 是闺蜜死党，从中挑拨离间，使得他们分手。大学毕业后，C 跟着为情所伤的 B 去了另一座城市，之后断了和 A 的联系，苦苦追求 B，不久后达成所愿，跟 B 在一起生下了黎里。”

其他几个用人纷纷恍然：“唉，这么说来，太太才是被骗的那一个。”

“是啊。”那个用人接着道，“A 一直被蒙在鼓里，N 年后，她与 B 重逢，



误会解开!而这个时候,B爱的还是A,他很愤怒C的欺骗,每天喝得酩酊大醉。在一次与C的争吵中,失手把C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B酒醒以后,知道自己杀了人,赶在警察抓住他之前畏罪自杀了。”

几个用人歉疚着,又是恍然大悟的样子:“难怪黎里小姐就这么被丢下了!”

“一夜之间失去了双亲,她却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……”

“真可怜啊。”

“嗯,不过我觉得,与其被太太领养回来,她还不如被送去孤儿院。”那用人摇头道,“太太把失去B的痛和埋怨C的恨,全都转化到她的身上。试想,她怎么可能会得到好的待遇?”

“可她不过是个孩子啊!太太……这分明是在虐待儿童!”一个用人握住拳头,又偷偷看了黎里一眼,心疼地说,“她现在的行为,完全是在滥用监护人的权利!”

“是啊,可谁叫她是北上集团的太太!她想做什么,谁又管得着呢?”

3. 北上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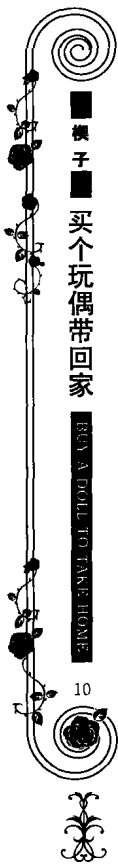
黎里没想到她会再见到他,那个改变她一生的男孩,北上游。

她是被悠扬的琴声吸引了,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发出的方向走。那时,她的脑海里都是音乐,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是只玩偶,忘记要听从主人的命令——不许离开她可以待的领地半步。

当她推开门,她看到偌大的房间四周堆满了各种玩具,千奇百怪、形态各异,令人眼花缭乱。

而在房间中央,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静立其中。

音乐已经停止了,房间里静悄悄的,一个人也没有……金色的光线透过天窗洒进来,在钢琴前的地上印成十字的方格。



刚刚……是那架钢琴发出的声音吗？是谁在弹奏呢？

黎里走到钢琴前，歪着头，好奇地用食指摁下去——“咚”。

“是谁？”一个稚嫩的男音从房间一角传来。

紧接着，大型的变形金刚被推开，小男孩从玩具堆里钻出一只脑袋。

乌黑的头发，乌黑发亮的眼睛，白皙的肌肤。小男孩的五官精致如雕，差点就让黎里误以为他是她的同类——另一只玩偶。

不过黎里在注视了他没多久后，便想起他们见过，因为是他说要买下她回家当玩具，所以她现在才会站在这里。

男孩穿着白色的礼服，像个气宇轩昂的王子一样。他注意到黎里，好奇地走到她面前：“怎么多出来一只洋娃娃？”

此时的黎里雕木似的站着，背脊笔直，一动不动。她穿着一件碎花布的长裙，花苞般绽开的裙摆在裙箍下膨胀，显得她的腰尤其的细，盈盈一握。绑着蝴蝶结的头发高绾着，在金色光线下，落下碎发的颈子白皙修长，像白玉一般通透。

男孩伸手摸摸她的头发，捏捏她的脸，最后目光紧锁在她的面孔上：“好逼真，还会眨眼睛！”

他好奇地抓起她的胳膊，忙上忙下地找机关摁扭，最后一把掀起她的裙子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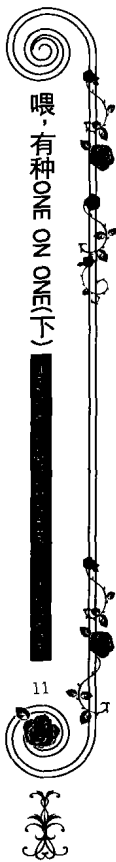
“游，远离她！”就在这时，一个长相妖艳的女人走进房间，正是苏舒，“我们不是约定好了，等我把黎里调教成真正的玩具后，才供你娱乐？”

“黎里？”北上游皱起眉头，“她是北黎里？”

苏舒微笑地点点头：“是的哦！她就是那个长得像洋娃娃，被妈妈领养回来的女孩子！”

北上游眉头蹙得更紧了：“可她……分明是个玩偶！”

“是啊，这不是我们的约定吗？你再稍微忍耐一段时间，等她成为真正的玩偶后——”



“我不要！”北上游的目光停在黎里脸上，“我要一个可以陪我玩游戏的妹妹，才不要她跟玩具一样，是个不能说话、不能动的玩偶！”

“她会说话也会动！”苏舒走上前，抚摸着他的脑袋诱哄道，“她还会唱很美妙的歌。”

“唱歌？”

“嗯，不过，都要得到主人的命令才能行事。”苏舒眼中暗光一闪，转过头去，声音尖锐地命令，“黎里，唱一首歌给游听。”

黎里收到命令，立即张开樱红的唇，发出圆润的音律。她的声音清脆得仿佛一只夜莺，时而婉转，时而高亢，此起彼伏。这样唱着歌的她，依然是面无表情双眼空洞的，只有一副美丽皮囊的布偶。

十字格的天窗上落下两只鸟儿，脑袋歪来歪去，啾啾地配合她的歌声，仿佛在回应。

苏舒击掌三声：“够了，走几步给游看看。”

黎里立即闭上嘴，绕着钢琴走了一圈。

她走路动作不似人类那么自然，但也不似机器人那般僵硬，介于两者之间……

4. 条件

“她不是个玩偶，你不要让她扮成玩偶！”

北上游的声音陡然加大地喊：“如果她变成玩偶，就没有意思了。冷冰冰的玩具这里多得是，听我命令行事的用人也多得是……”

苏舒继续诱哄：“可这是我们的约定啊。”

“那我不要了……”

北上游撇撇嘴：“你把她送走，我不要再跟你遵守约定。”

苏舒神情不悦，但她极力挤出个笑容：“游，乖哦，不可以随便耍性子。”

既然你已经答应妈妈要……”

“你才不是我妈妈。”北上游截断她的话，冷冷地说道，“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讨好我，才把黎里收养回家，才假装对我好……等到你真的嫁给爸爸以后，你就会像故事书里写的坏继母、老巫婆那样……”

“坏继母、老巫婆？”苏舒脸上最后的一丝笑意退去，“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！”

“哼，大家都这么说。”

“大家？”苏舒再次挤出笑容，“那些用人只会胡说八道，你根本不能听信。我们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夫妻了，我跟你爸爸早就领了结婚证，只不过，因为你爸爸的病复发，暂时不好对外公布，没有举行婚礼而已。”

她的手伸过去，想要摸摸北上游的脸，北上游退后一大步，将脸别开。

苏舒讪笑着继续说道：“你想想看，如果我是坏继母、老巫婆，现在就不用假装对你好了，也用不着讨好你，是不是？”

北上游疑惑地把脸转回来，看了看满脸笑意的苏舒：“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。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苏舒趁热打铁地说，“等你爸爸的病情稳定下来，我们会去一个美丽的教堂结婚。那里呀，开满了漂亮的向日葵，还有清澈的河流……到时，你要不要跟黎里做我们的花童，一起去？”

北上游迫切地问：“我和黎里做花童，一起去？”

苏舒点头：“嗯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

北上游皱紧的眉头终于舒展：“我愿意。谢谢阿姨。”

“什么阿姨，我可是你妈妈！”

“要让我认你做妈妈也可以。”他把手背在身后，像个小大人一样谈判起来，“不过，你要跟我约定——”

“小鬼头，你已经跟我约定过很多次了，每次到最后都是你变卦，不守

信用!”

“这次我会守信的!”

“那好,什么约定?”

北上游闪亮的目光望向黎里——她一直站在钢琴边,双手交叠在腹部,身体笔直,眼珠一转也不转。在他们说话交谈的时候,她就那样空洞无神地站着,仿佛什么也听不到,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。

北上游的声音变低:“你不要把黎里变成玩偶,让她做我的妹妹,跟我一起玩游戏……我就认你做妈妈。”

5. 喜欢你

此后,黎里度过了她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

她可以不再扮演玩偶,像正常人那样吃饭、走路、游戏。她有了自己的房间,不用再跟各种玩具、布偶挤在一起,晚上也不用睡在黑漆漆的玩偶盒里……

起初,黎里非常不适应这种转变。每当她不自自主地露出玩偶的行为,就会被北上游提醒:“你不是玩偶!”

他每天都在告诉她,提醒她。他拉着她的手在阳光下晒太阳,教她画画认字,在安静的琴房里弹好听的曲子给她听。

不过,黎里发现,游只有在面对她的时候,才会这么宽容温和。

她常常会看到他体罚犯了错误的用人。

小小的北上游,不过七八岁的年纪,却像个小大人一样跷着二郎腿高高在上地坐着,无情地命令“立刻滚出北上庄园”、“罚你三天不准吃饭”、“锁进黑房子里关禁闭”……

所有用人在他面前行事都心惊胆战,就算不小心摔坏了茶杯,也会遭到一顿毒打。

每当那个时候，黎里看着北上游突然变得冷漠坚硬的面孔，就会觉得他很陌生。

“我不懂，他们都知错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罚他们？”

“我也不懂。”北上游说，“不过做错了事就要罚，这是我们北家的规矩！现在爸爸生病住院了，家里的大小事，除了妈妈，我也要一起分担！”

“什么是规矩？”

“吴婶说，规矩就是不能触犯的条例！”

黎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忽然手一松，一只茶杯摔碎在地：“你看，我也打破了规矩。”她眼神闪亮地问，“我经常会做错事，为什么游你不罚我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你。”

“喜欢我？”黎里震惊地瞪大眼。

北上游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是啊，我第一眼见到你时，就很喜欢你。我喜欢漂亮的东西。”

“那你……不喜欢那些用人吗？”

北上游皱起鼻子：“他们那么丑！我才不喜欢！”

很快黎里就发现，北上游真的只喜欢漂亮的东西。所有漂亮的东西，只要他看到了，他都会想方设法将其据为己有，当那样东西成为他的以后，他会呵护备至。如果不能成为他的，他会想方设法将其摔碎、弄坏。

在北上庄园，北上游除了对黎里很好以外，只有对苏舒的态度还可以。

黎里疑惑地问：“游，你很喜欢你的新妈妈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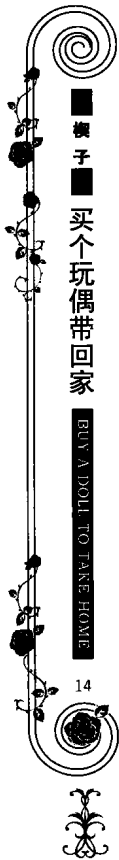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喜欢，也不讨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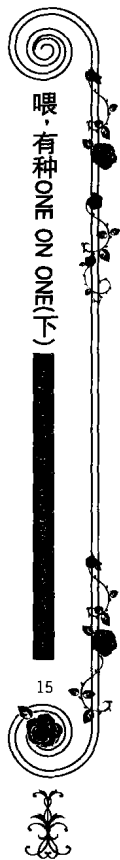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？”黎里不解地问，“你的新妈妈不是很漂亮吗？”

“嗯，我以前是很喜欢她，所以才同意让她做我的新妈妈。”北上游点点头，又皱起眉头，“不过，她那样对待黎里后，我就不喜欢她了。”

黎里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，她不能理解北上游的思维逻辑。

北上游补充道：“她差点把你弄坏了，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”





原来在北上游的心里，她跟他那些心爱的玩具是一样的存在。可是，所有他喜欢的玩具，都有被他玩腻的那天。所以，黎里不知道，他对她的“喜欢”，能够维持多久。

6. 北上冰

北先生的病情稳定下来后，和苏舒举行了一场豪华的婚礼。

那之后的第二天，北上庄园多了个漂亮的孩子。他是第一个漂亮得不可方物，却被北上游厌恶的“东西”。

那天阳光大好，黎里和北上游在花园玩躲猫猫的游戏。她跑着寻找能躲人的地方，忽然从灌木丛后走出来一个男孩，一不小心跟她撞了个正着。

男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手里的小提琴也跌到地上。

“对不起……你没事吧？”

黎里抓抓头，下意识要帮男孩拾起小提琴。男孩却猫一般敏捷地将小提琴抱在怀里，站起来，充满警惕地瞪着她。

黎里一时愣在原地。

苏舒挽着北先生的胳膊随后走来：“游，快过来，认识一下你的新弟弟。”

新弟弟？

黎里好奇地打量着男孩——他的睫毛又密又长，下耷着，嘴唇轻抿，嘴角倔强地翘着，全身散发出一种冰冷抗拒的气息。金色的光芒在他的黑发上洒了一层光边，在苏舒介绍“他叫北上冰”时，他的眼睛猛然瞪大，露出一双黑曜石般的瞳。

“我不叫北上冰！”

他的目光中全是阴郁的仇恨。

可哪怕是仇视着别人的他，依然那么漂亮、耀眼、夺目。黎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孩子，他比自己更漂亮，更像一只玩偶。